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 
第十八回 無知婢暗偷情碎寶杯 壞心奴巧逃生首家主

話說這織錦在黑暗中被黑兒攪得心慌，主母叫得忙亂，即走出堂來，尚兀自心跳氣促，遂立在主母身後。黑兒也來篩酒，送奉家主。許蕙娘早將織錦一看，見她面紅耳赤，因問道：「你這妮子，怎麼在裡面大驚小怪？面色紅暈，敢是背地裡偷酒吃來？」織錦見主母猜疑不著，便放了心。又見黑兒在對面暗暗搖手，叫她不要說出，遂順口兒扯謊道：「只因織錦膽小，在黑暗中走出。不期恰遇著家中這只打不死、喂不飽、走千家、慣咬人的白腳花斑狗兒睡在攔路，不省防範，一脚踹著它的尾巴，使我吃了一驚，不覺失聲。正要打它，卻見娘叫，一時走忙，故此面紅耳赤。」許蕙娘一聽，也就罷了。孫本便問道：「方才娘叫你去取杯，可拿來我吃酒。」遂伸手來討。織錦見家主討著杯兒，才想起這杯被黑兒攪慌時脫落在地，一時手足無措。許蕙娘見她是雙空手，便含怒道：「這賤才，恁個模樣！我著你去取杯，怎麼空手出來，可不是怪事？」織錦見娘發怒，一發心慌，只急得兩淚交流，不敢回言。忙取了一根小燭。轉身入內來尋。許蕙娘見她舉動詭異，遂立起身跟來。織錦尋到原處，向地下一看，不覺驚走三魂，失去七魄。只見這只壽字瑪瑙杯已跌做四塊，急出一身冷汗，不覺大哭起來。忙彎腰拾取，在那裡癡心團湊。許蕙娘走到面前，見打碎了杯兒，心痛得著惱，連問織錦。織錦只哭不說。許蕙娘欲待聲張，又恐丈夫素性剛烈，便用手摘了織錦一隻耳朵，同人房來，喝叫跪下，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好好實說，我還好作商量隱瞞。不然官人曉得，你這小賤人禁受不起！這是他好友相送，是件心愛之物，你怎麼不小心打碎得這般！」織錦一時不敢隱瞞，只得哭著說道：「這不與賤婢相干，俱是這千刀割、萬刀刺的奴才在黑暗中將我調戲，一時失手，跌碎杯兒！」遂又細細說出道：「還要娘作主，在官人面前遮蓋，超生壽命！」許蕙娘聽了，不勝惱怒，遂一連打了三、四下。因想了一想，即住手罵道：「從來無風不起波，必是你這小賤人日常勾引，使這奴才起意，才敢大膽。我今欲待聲張，今夜正是中秋，家家歡笑，獨我家吵吵嚷嚷，成甚模樣，討不出好兆來。且到明日再處！」說罷，遂喝了織錦起來，又另取了一隻杯兒，方走出房來。

這許蕙娘在房中拷問織錦，一時氣的氣，哭的哭，各不留心。誰知小哥在忙亂中跟在娘身後進了房來，看見打織錦，又說出黑兒調戲，打碎杯兒。遂不等娘說完，竟走出堂來要告訴父親。這孫本獨自一個看了一回月色，只不見她母子出來，便等得不耐煩。正要起身來尋，卻見小哥笑嘻嘻走了出來。孫本便問道：「娘同織錦在裡面做甚還不出來？」小哥指著黑兒說道：「俱是他不好，帶累織錦。娘在那裡發怒打罵，還有半日不得出來。」遂將織錦招出黑兒調戲，打碎杯兒〔說了。〕一個五歲的孩兒，偏生巧合，說得詳詳細細。

孫本聰明，一時烈欲高燒，拎著黑兒丟翻在地，拆卸凳腳在硬骨上亂打。黑兒似殺豬般亂叫，許蕙娘連忙走出。孫本氣忿忿地說道：「這只杯是我好弟兄借遠送來，一向珍藏，未曾輕用。卻被這奴才大膽，調戲賤婢，碎壞寶玩。我一個清白人家，怎容得這奴才弄奸，惹人恥笑！今夜必要處置這兩個奴才俱死。」遂連叫織錦。織錦只躲避不出。孫本便解下腰間大帶，將黑兒背綁了雙手，縛在庭柱上又打。許蕙娘只得從容勸解道：「這兩個奴才沒道理，怪不得官人發怒，處死應該，我也不好十分勸得。只是作事亦不可太急。他雖萌奸意，實未成奸。若使今夜俱傷，未免使人驚疑。莫若等到天明，將他驅走才是。至於碎壞寶杯，萬物皆有無常，何足較論。」遂以目視孫本。孫本早已會意，又將黑兒打了幾下道：「既是娘子恁地勸解，只綁縛這奴才在柱上，到天明處置他死！」此時俱吵鬧得無興賞月吃酒，許蕙娘只將孫本勸入房去安寢。

這黑兒一時被打得遍身青腫，又綁縛在柱上，四肢十分麻木。見主母勸了家主進去，方敢抬頭。早見奶媽出來收拾碗碟，忙問道：「官人睡也不曾，可還出來？」奶媽道：「官人還沒睡，卻不出來了。」黑兒便哀求道：「好嫂子，你來做個好事，積個陰德。我黑兒被縛壞了，你來略鬆我一鬆，勝似南海燒香，泰山頂上還願，千萬救我一救！」奶媽聽了，笑罵道：「你這賤骨頭、招風攬火的賊賤才！一張嘴兒就似蜜罐兒般甜淨，指望將人甜倒，上了竿兒。誰知被她將甜頭兒掛在你的鼻尖上，叫你這害饞癆、賊短命再舔不上鼻頭，要等你舔到三年零六個月，伸得舌頭尺來長，方許你舔得著。誰知你這小遭瘟、沒脊骨卻耐不得歲寒，火雜雜如熱鍋上的螞蟻，急吼吼就似猴翻跳圈。卻今夜與人麻犯，便像戴了斗笠子做嘴，赤鼻頭不吃酒虛擔其名。我看見你先前大劈柴便打著，像個失群的雌狗，只縮著尾巴，半聲兒也不敢則。如今綁縛在庭柱上，好似晁天王莊上綁縛的赤發鬼劉唐，只叫娘舅救人。我是一個走揚子江心中的一個艍婆，隨它風浪，只拿穩了舵兒。三年前曾被賣糖人哄騙了，如今只不信這口甜的人，卻不擔這千條。我只會酒中取魚，卻不會走沙場內收馬。倘或被你溜撒，誰去替你捱扛子、頂著缸兒走？你只捱著些兒，道不得個貪花死也甘心。且權忍這一夜，做個長朝殿上值殿將軍。一時候不出官家，腰兒酸、腿兒麻，將這庭柱做了倚拐，只靠靠兒罷了。」說完便將桌上傢伙碗碟一頓並疊，又將燈火四處照看，一手托著盤兒，一手舉燈向黑兒臉上照道：「你既扎掙不了，我入去叫你心上人來解救你。」遂一徑走去。

這黑兒指望告求解放，不期被這奶媽夾七夾八，帶罵帶笑，羞羞剝剝，羞得黑兒頓口無言。見她去了，便十分惱恨道：「我一向認她是個好人。誰知這潑婦這張利嘴倒來趁水翻船，推人落水，險不將我臉皮剝盡！」遂氣得胸中十分鼓漲，卻沒處發作。只氣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我在此恁般受苦，卻不知織錦在裡面怎個光景？若也是恁般受苦，卻是我一時性急害了她。」因又氣苦了半晌道：「方才她說去叫她來解放，便不似我恁般綁縛受苦。敢是等人靜睡熟時，悄悄出來解放。這句話倒是實。」便側耳只聽著裡面。聽了多時，內外寂靜，已是月影西斜。不覺又是金雞早唱，方才著急道：「我真氣苦的胡思亂想，被這潑婦哄賺。她此時正懷恨我不了，便不懷恨，也不敢開出門來，怎作這癡想？」遂息了念頭，便覺渾身疼痛，手腳俱是麻冷。又見天色漸明，不勝著驚道：「昨夜官人懷恨，今早要將我處死。他是走險不怕事的人，說得行得。要處死我這個人，有甚難事？只可惜我生身一場，卻死在他手中，好生可恨！」遂暗暗哭泣了一番，只低頭暗想，兩行眼淚只流到腮邊。遂將腮邊的眼淚，向兩肩上擦抹，卻擦抹著這帶兒橫拴在柱上，因想道：「若從這裡咬斷了總處，就可處處皆鬆，我今只咬咬看。倘若天可憐見，命不該死，得能咬斷也不可知。」遂回過頭去咬。因又想道：「我如今就能咬斷，也沒處逃生。便能逃生，他去稟了開封府相公，也要拿來處死。」便歎口氣道：「罷、罷、罷！若死在監獄中，不如死在他家內，也少不得買個棺木燒埋了我。或者再告求主母解勸，未必就處死。」遂不去咬。忽又想道：「我真是一個癡呆漢！他現做了許多犯法的事，在我眼內。這杯兒是當日私放結拜的殷尚赤送的。他逃走上了蛾眉嶺，做了大盜，打家劫舍。本地官府禁治他不得，常有告急文書到來。這只壽字瑪瑙杯是去年送來，與他拜壽的，常有書信往來。我今只消去報知董敬泉，他便該該該殺的罪名。我今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遂用嘴去將帶子亂咬。不期數已造定，天有安排，早已咬斷了總處。一時各處皆鬆，便脫出兩手。一時手腳麻軟，只得蹲伏在地，搓揉了好一會，才得活動，便起身立在堂中，向內低低說道：「孫本，孫本，我今此去，只叫你旦夕禍來！這叫做：『人無害虎心，虎起傷人意』。」說罷走出堂中，便開出大門來。

早見街上已有人行動，便往董員外宅子裡來。不期尚早，門還未開，恐有人認識，忙走入僻巷。守候了多時，天已大亮，遂走到門首。早見一人走出，忙一眼看去，卻是當日來托孫本謀死殷尚赤，黑兒送茶與他吃的，叫做陶春。黑兒認明，不勝歡喜。忙上前唱個喏道：「陶哥，可認得小子麼？」陶春忽見有人唱喏，連忙還禮，細看道：「你不是孫節級家的麼？」黑兒道：「還是你眼色高，小子正是。」陶春問道：「你清早到此怎麼？」黑兒便謊說道：「我領了官人言語，有句要緊話兒見員外，當面討回音，才敢回去。只不知員外可曾起來麼？」陶春道：「我家員外是銀錢上盤算的人，怎肯貪眠失曉？既是孫節級的話，我引你進去。」遂引他到樓下。只見董敬泉坐在一張大椅上，挺著大腹，許多丫鬟、使女皆簇擁著，與他捏背捶腰，按摩玩笑。陶春便去稟明，黑兒遂低頭近前，磕下頭去。董敬泉便假意叫聲：「不消。」黑兒磕完了頭，起身立在一邊。

董敬泉便看著黑兒，卻是個白淨身材、濃眉大眼，只好十七、八歲。因說道：「好個乖覺的孩子！你家節級著你來，有甚話問俺？」黑兒道：「孫節級倒沒甚事。小人倒有一點孝心，恐員外日後被人暗算，特來報知。」遂將放走殷尚赤，結弟兄，逃去蛾眉嶺，做了大盜，細細說出。董敬泉聽了這些緣故，不勝驚駭惱怒道：「原來這狗弟子好大膽！私放了俺仇人，又騙去銀兩。俺一個大商，那裡不要走動？這蛾眉嶺，卻是走廣陵的要路，怎防閒得許多，卻是老大的厲害！若不是你來報知，將俺瞞在鼓中，不透半些兒風氣。你今只住在此，俺即去與相公說知，著實處他個死。」遂吃過了早餐，又備了一份厚禮，帶了黑兒同入府中，與相公說明。遂著黑兒在衙中伺候，自別了出來。

只說這孫本夫妻，到了天明，正要起身。不期奶媽在房門外叫道：「官人、娘子快些起來！夜間黑兒咬斷絲帶，開出大門，不知去向。」許蕙娘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忙推孫本起來。孫本道：「任這奴才逃往別處，少不得也要拿著，你慌些什麼？」遂慢慢的起來。許蕙娘出房檢點家中什物，並不欠少。遂料理飲食，使丈夫吃了，好到府中點卯。不一時，孫本吃完，遂出門入府。到獄中點看罪犯完，打點稟明相公，出一角海捕文書去拿黑兒。

早已聽見堂上排衙，遂急忙走出。相公已是據案而坐。孫本忙上前，與眾人照例參謁。相公發放眾人回去，即叫過孫本，發話道：「孫本，你可知罪麼？」孫本忽見相公問他，不知是甚緣由。便上前跪說道：「小人做個下役，深知禮法，謹遵相公法度，並不悖禮為非。小人實不曉得。」相公冷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說不曾悖禮為非，卻敢蒙蔽本府，私賣國法。難道不是悖禮？還敢巧言遮飾！可記得昔日殷尚赤一案，速即招明，免我動刑。」孫本聽了暗暗吃驚，只得分辯道：「殷尚赤一案，當日受刑不起，小人已具病故狀呈，蒙相公金筆印信，即著本家人領去燒埋，久已銷注明白，相公為何又問？」相公便作怒喝道：「本府一時被你奸計，用李代桃。只道瞞過，豈知天不可瞞，今日敗露，怎還敢希圖抵賴！」遂喝：「左右快與我重責！」眾衙役俱是與孫本相好的，只延捱著，好使他分辯。孫本見相公說話似有根據，卻不肯招承，又分辯道：「相公怎將這犯法罪名屈賴小人？小人雖死也不敢認罪，況且有甚恁據？」相公道：「你這個刁頑潑皮？現今殷尚赤逃去蛾眉嶺為盜，遠近府縣常有文書到京。你說沒有恁據，不肯招稱。我叫你有個憑據，只死在目前。」因著書吏喚出黑兒，道：「這不是憑據麼？」孫本抬頭見是黑兒，才曉得是他出首，不勝惱怒。忙又分辯道：「相公不要聽信這惡奴架言害主。他昨夜犯罪，今早脫逃，小人正要稟知相公追捕。不期反來誑首。捏造無影無稽的事陷害家主，罪該萬死。望相公明察。」遂將夜來的事細細訴出。

黑兒在旁說道：「官人事俱做實，一時怎蓋得來？倒不如招認，免得吃苦。」孫本聽了，一時毛髮俱豎，恨不得將他一拳打死。只礙禮法所禁，不敢妄為，便罵「奴才」不絕。相公大怒，立起身來。喝罵衙役：「快與我重責！」眾衙役見是發怒，不敢違慢，只得將孫本拖翻，用著無情竹篾一下下打來，只打得皮綻肉裂，血流四溢。相公喝叫：「招稱！」孫本只不肯招。遂上極刑。孫本被夾著兩腿，百分痛苦，因暗想了一番，只得招稱：「當日不合憐念殷尚赤冤枉，被董商謀害。私放是實，為盜事情卻不曉得。今小人情願認他當日打董敬泉的罪名。」相公便冷笑，要他招稱同夥。孫本不招，只說出董敬泉囑托的事。相公作怒喝住，將孫本下獄，黑兒著保，然後退堂。

孫本入了獄中，一時合堂吏役皆來看視，滿獄禁卒俱來替他收拾傷處，又送酒肉來調理，孫本一一稱謝。此時已有人去報到他家，許蕙娘聞了這信，驚恐得魂膽俱消，肝腸寸裂，不勝哭罵黑兒忘恩負義，開封府相公聽信人情。哭罵了多時，遂料理酒食，著人送入獄去。自此日日送進。

這黑兒當堂對質，將孫本打得血泊般，招稱入獄，遂滿心歡喜。回來細細述知。董敬泉十分快暢，遂將黑兒另眼抬舉，叫他貼身服事。黑兒遂十分小心，董敬泉又暗暗囑托，不時將孫本審問，根究往來之人，常受重刑。

不覺過了多時。董敬泉一日問黑兒姓名並織錦模樣，以及調戲事情。黑兒道：「小人姓夏名霖，號不求，出身廣陵。不幸父母早亡，十歲上被人拐帶來京，賣與孫本，已是八個年頭。這織錦今年十六歲，人物雖是中平，卻有些丰韻可取。小人一時著魔，卻被這許蕙娘治家有法，再沒個巧處。只到那夜，他夫婦賞月飲酒，乘空近一近身。不期她膽小聲張，弄出這般事來，險些喪命。」

董敬泉聽了，忙問道：「這許蕙娘多少年紀，便能治家？將她模樣說俺知道。」黑兒見他問得有因，遂慢慢的細說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獻讒謀主母，巧計逐螟蛉。